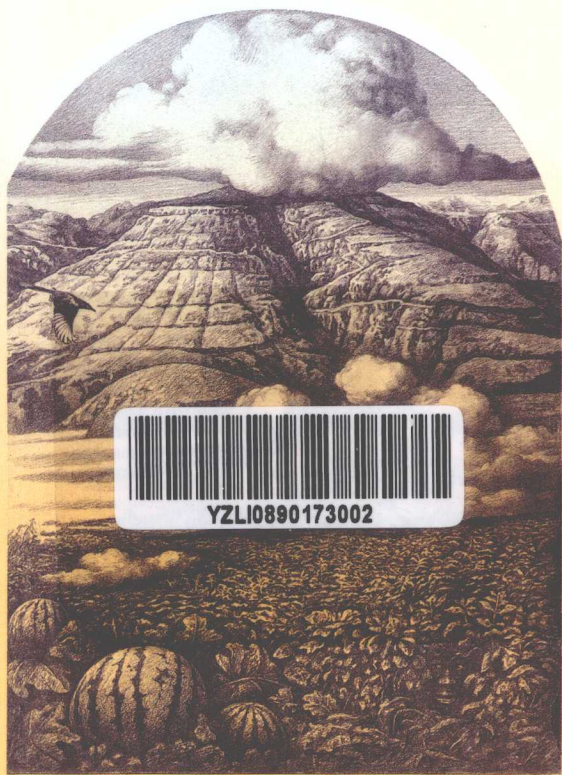


# 四季陕北

◎ 高宝军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 四季陕北

◎ 高宝军 著



YZLI0890173002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四季陕北 / 高宝军著. —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7-200-09502-9

I. ①四… II. ①高…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64831 号

责任编辑 宗永平  
责任印制 王 辉  
插 图 王增延

四季陕北

SIJI SHANBEI

高宝军 著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 京 出 版 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www. bph. com. cn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中 青 印 刷 厂 印 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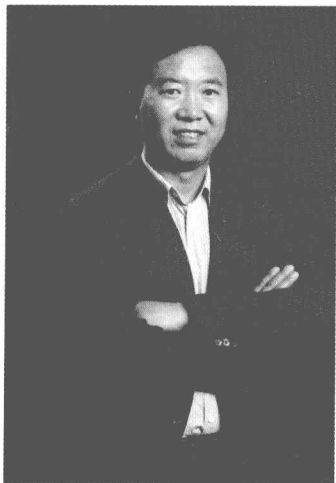
230 毫米 × 165 毫米 16 开本 14 印张 18 千字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0-09502-9

定价: 38.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 作者简介

高宝军 汉族，1973年8月生，陕西吴起人，研究生学历，现就职于延安市委政策研究室。作品多见于《人民日报》《文艺报》《读者》《人民文学》《十月》等，获第四届、第五届冰心散文奖，第一届、第二届西部散文奖等多个奖项。主要著作有《乡村漫步》《吴起古城寨堡初考》《大美陕北》等。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理事，陕西作家协会签约作家。

## 细雨润早春

如热的热的缠绵多情，拂面的和风温暖  
柔可人。说不清是风吹细了雨，还是雨打斜了  
风。甚至不知道雨什么时候开始下的，风什么时  
候开始刮的，是风带来了雨，还是雨挑惹了  
风，只觉得一片清新扑面而来，无限温存在  
入心，仿佛身在仙境，意在幻中。这就是  
细雨和风中的陕北春景。

而是雨，如织女梭中的银线，似  
伶仃指下的琴弦，给天空挂上珠帘，给山川  
披上轻纱；编织出雾一样的童话，弹奏出醉  
一般之朦胧。风是徐之风，如母亲柔软  
之手指，似情人飘逸之秀发；教：她抚摸着  
着柳条，草茎：她撩拨着的花丝；传达出无边  
之慈爱，表露着入骨之情意。被严寒封  
闭了一个冬天的大地，像一个幸福的婴儿在睡梦  
中醒了，扑闪闪地睁大眼睛看着这崭新的  
世界。

一切都似乎新鲜了，温存了，万物都在细雨  
滋润下改变了模样，变得有诗意了。黄中带绿

作者手迹

# 序

李敬泽

有《四季陕北》，则陕北之一切皆有情、有神。

这本书写陕北的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举凡清晨和夜晚、山川和风雨、农事和习俗、歌声和人情，一篇一事，从年头到年尾，六十篇短文，便是似水流年，天长地久。

这样的章法，于古有之，如“四季杂咏”之类。近世诗文中，是否也有如此立意的，在下孤陋寡闻，一时竟想不起。当日读《吕氏春秋》，每篇以岁时节气起首，然后才说到人事，每每叹服是大胸怀大章法。形式即内容，文章中先有天地在，那些人那些事，便终究是走在日月下山川中，说大也小，说小也大。

逮至今日，人定胜天，热了有空调冷了有暖气，水泥森林中人难得举头望月，天地四季与人事已渐行渐远。然后，蓦然间读到《四季陕北》这样的文章，竟是恍如隔世。

对读者来说，就好比少小离家老大回。

但是就作者而言，高宝军写《四季陕北》，却并无“故乡感”。陕北于他，不是故乡，而是家，是此时此地，他一直不曾离开过这里，他从不认为自己还

有一个他乡，他对这片土地有完整的认同，正所谓“吾土吾民”。

现代以来，中国文人写乡土，基本姿态是回望，怀恋也好批判也罢，总之那是不打算回去的地方。那地方之值得怀恋，恰因为不再回去，而批判，也正提供不归的理由。

我们都失去了对乡土世界基本价值的认同。我们搭上“现代”“进步”的班车，绝尘而去，而现代或进步，在我们看来与乡土无关。

当然，有沈从文那样深切认同乡土价值观的作家，但是，我常常觉得，对于沈从文先生，或许是不喜欢他的（我以为）钱钟书先生看得最为确切，钱曾经尖刻地讽刺了沈的文化姿态，沈之于乡土，只是他本能地看到了乡土在现代世界中景观化的浪漫主义剩余价值，也就是说，今时今日摩肩接踵、挥汗如雨的湘西凤凰，或许并非不符合沈的本意。

而读高宝军，这个陕北文人所写的陕北，你便知道，这不是风景，风景中预设了分裂的视界、外在的眼睛，而高宝军的眼睛一直是整全的，他所见的世界属于自己，他对它怀着善意、珍爱和责任。

现在谈谈责任。游客的文章是不负责任的，游子的文章其实也放弃了责任。高宝军不是游客也不是游子，他的根就在此地，这棵树绝对地长在这里，他是本乡本土的文人。

现代中国一个隐蔽而持久的大变是，乡土不再是叶落归根之地。一代一代读书人离开家乡，谁都知道，他们不会像他们的先辈那样回来，不会带着万贯家财回来，也不会带着圣贤之学回来，无论得意还是失意，他们是一去不复返了。人们渐渐地把这视为理所当然之事，一代代父老把孩子送走，他们和他们的孩子一样，把这种单向的出走视为人生的成功。

这件事的长期后果，就是地方的衰败，至少是地方文化活力的衰竭。本乡本土的自尊、本乡本土的文化价值都在这个恶性循环中不断暗自流失。

这是一个宏大的现代过程，我们身在其中常常有一种无力感，谁也不知道

这个过程何时减缓，不知道到什么时候一个人，一个心怀壮志或梦想的人在他的家乡得以安居。

但其实，安居者是有的，比如高宝军。他和中国中小城市和乡村地区的许多沉默的读书人一样，固执地爱着自己的地，而且坚信这种爱并非虚妄，他们守护着本地的山水、生活方式和古老传统，守护着他们真心为之自豪的事物，用文字、用其他形式。

这些人在浩瀚喧闹的话语场中几乎没有位置，他们是谦退的，他们无意追逐什么潮流，他们只是“悠然见南山”，确信生命中有一种安稳的东西。

有了他们，桑梓、乡邦这些古老的、饱含信念和责任的词就还有意义。

《四季陕北》就是献给桑梓、乡邦之书。高宝军在写它的时候，显然有意忽略了一些新的生活元素，新现象和新事物。这或许是一个缺憾，但是，也许在高宝军看来，当我们面对悠长的岁月，面对高天厚土的时候，那些“新”不过是转瞬即逝的东西，他宁可信任生活中那些恒常、基本、久经考验的事物，那些从根本上塑造我们的先辈并将继续塑造我们的事物，他不能用理论话语把它总结出来，但是他的心、他的直觉确切地知道那是什么，那一切千百年来都是可信的，没有骗过我们，所以，高宝军说：我要把它写下来，写给子孙和后人。

我相信，那片土地上的人们、离开了那片土地的人们，读这些文字时眼里会含着泪水。





## 目 录

序	1
春	
春日老黄风	3
细雨润早春	7
山村春暮声	10
陕北二月天	13
崖畔上的春色	16
冰雪上传来春消息	19
秧歌场跑驴	22
开门炮	25
正月初一吃饺子	28
陕北道情	32
穿新衣的烦恼	35
家家门前挂红灯	39
搭火龙	42
喊山	44
清明节的坟地	46
夏	
亮红晌午	53
送饭婆姨	56
夏日收麦人	60
大雨前后的庄户人	63

西瓜庵子	67
捡麦穗的孩子们	70
初夏剪羊毛	73
揪苜蓿	76
暴雨中的山头	79
农活四记	82
夏夜里浇地	87
水菜园子	89
夏季锄地人	92
在洪水中游泳	95
打麦场趣事	98

## 秋

秋月下的山村	103
深秋霜叶图	106
露水地里的女人	109
秋日农家饭	113
秋天的庄稼	115
秋暮野望	118
老南瓜压塌地圪塆	121
金秋农家一幅画	124
连阴雨天编筐忙	126
刨红薯洋芋	129
陕北的大豆	132
手把利刃收高粱	135

收玉米	137
陕北麻子	140
高原秋声	143
冬	
阳崖根晒太阳的老汉	149
清晨扫雪人	152
红白事上管事人	155
陕北道路	159
风雪夜里看病人	162
冬日放羊人	165
陕北窑洞	168
冬季砍柴人	171
生儿育女陕北人	175
冬日里的牲口市	179
冬晨挑水人	183
陕北说媒人	186
贴对联	190
做年茶饭	193
冬闲陕北看喝酒	196
后记	201

四季陕北·春



正月里冻冰立哟春消  
二月里鱼儿水呀上漂……





## 春日老黄风

冬春更替时，阴阳大轮回，陕北不时刮大风。这风，学名沙尘暴，俗称“老黄风”。在陕北方言中，“老”是大中大，强中强，猛中猛。一个“老”字，说尽这黄风的阵势大、来头猛、危害重。

老黄风到来之前，会出现许多奇怪的预兆。本来好好的烟囱突然不冒烟了，柴烟从灶口往出喷，用大锅盖也扇不进去。扇得慢了它照样喷，扇得快了它在炕缝里墙缝里甚至锅台上往出冒。冒出来的烟不往上升，只擦着地面漫，像舞台上施放的干冰。原本很老实的母猪突然噙开了柴草，把整捆的柴火往窝里拉，挡也挡不住。挡得慢了它不理，挡得紧了它还想咬人。眼睛红巴巴的，牙齿白厉厉的，细长的小尾巴来回甩。正推磨的毛驴突然不听话了，时不时就停下来竖起耳朵听，棒打也不动。打得轻了它不理，打得重了它往磨台上爬。鼻子口里三股气，四个蹄子就地刨，浑身抖得格颤颤的。平时爱唠叨的老汉老婆突然不说话了，不但不说话了，连出气也不顺畅了，直催着孙子给他们捶背。这背就是个难捶，捶得重了他嫌疼，捶得轻了又嫌不顶用。嘴唇憋得乌黑，脖子胀得通红，翻来覆去把闷气生。本来很懂事的娃娃突然不听话了，一个劲地哭闹，不停点地翻腾。喂奶他不吮，儿歌他不听，大人稍一呵斥，他就用头在炕沿上碰。河面上的变化最为明显，水朝下游流，纹向上面涌，两者在

反方向运行。大水潭更是古怪，无缘无故就自己“格涌”起来，像一碗没端稳的香油。

这时天低了，山愣了，空气好像不动了。气温闷楚楚的热，光线怪拉拉的暗，到处都弥漫着一种呛烘烘的土腥味，熏得人眼睛睁不开，心里生烦躁。

就在这时，老黄风远远地来了——天边生出一坨塆云，格涌涌地推过来。这云瞬息万变、随步移形。先是平的，后是立的；先如锅底黑，后似铜锈红；乍看像雾霭，再看是黄尘。到此时，它已经完全变成一堵风墙了，顶上连着天，脚下扫着地，两边喷出无数黄絮子，像土坝决口时喷出的烟尘、大火突起时蹿出的火舌。它一股一股往出冒，一下一下向前舔；一冒就翻一道梁，一舔就越一条沟。过梁时像一只大手兜头掙，掙得小树伏了地，掙得大树折了枝，不大不小“半搭子”树，仰起来又伏下，伏下了又仰起。过沟时总是顺着沟底钻，一边钻一边朝两面山坡上卷，上去又下来，下来再上去，把藏在犄角旮旯里的隔年落叶，统统卷出来抛在河面上。河面立刻就被这些枯枝败叶罩住了，像洪水中的河柴，河水只能在下面委屈地流。

由于大山遮挡了视线，劳作的人们发现风时，风头子已经到了人们面前。砍柴人没办法收柴，压住这一束，飞了那一束，好不容易收了一捆却背不回来。顺风走的，柴捆子成了降落伞，直把人往空中提，明明前面是崖畔，自己却收不住脚。逆风走的，不要说前进了，后退得慢了也不行，轻的吹人一个仰面朝天，重的会连人带柴扔出老远。最倒霉的就是那些拦羊人了，大风一到羊群立即分化，山羊像疯了似的在坡洼上奔，拦也拦不住；绵羊头插在坨塆下嗅，拽也拽不出来。拦羊人只能在大风中操先人，先操羊的先人，再操自己的先人。可惜没人能听见，骂声早被风撕成了碎片，东山上一句，西山上一片！

山里的风大得惊人，村里的风却邪得出怪。迎风处扬黄尘，背风处卷杂物，半阳半背的山坨塆里，风像漏斗就地旋、就地转。码在硷畔上的柴火垛子被旋到了河壕里，挂在墙壁上的羊皮被旋上塆畔山。直旋得门环铛铛响，门扇

咣咣贯，窑檐上的黄土像大雨时的屋檐水一样，一个劲地往下泻；窗户纸像吹鼓手的腮帮子一般，胀起又瘪下，瘪下又胀起。喜鹊窝散了，柴枝子在空中乱翻翻地舞；燕子巢满了，雏鸟在尘土里格哇哇地嚎。鸡娃子钻进猫道里，狗娃子躲到驴槽下；驴驹子靠在大树上，老母猪逃进萝卜窖。

这时候，天成了黑沉沉的天，地成了雾腾腾的地，光线暗得像黑夜一样。划着火柴寻不见灯，两口子见面认不出人；窗棂子咯吱吱地响，窗玻璃咔嚓嚓地摇；裱在墙上的炕纸一闪一闪地往起皱，窑洞里的空气一搐一搐地往外抽。直吓得老婆拉住了老汉的手，老汉抱住孙子的腰。当家的男女则忙成了一团，移来案板顶门扇，揭起毛毡遮窗户，切菜刀插在门门上，破被子塞进窗窟窿。做完这一切，一家人才缩在炕头喘粗气，瞪大眼睛听风声。

那风声就是个惊人，粗一股、细一股，紧一阵、慢一阵，高一声、低一声，长一下、短一下。一阵和一阵不一样，一声和一声有区别。粗起来好像天出气，细起来又像鬼拉琴；紧起来好像火上房，慢起来又像虫呻吟。一阵价“唔儿—唔儿”地叫，好像儿马追骡马；一阵价“轰隆—轰隆”地吼，好像大炮轰雷霆。风到拐弯处盘旋时，那声音是“吱儿——吱儿”往出挤，像卡了挡的车轮、离了卯的轴；风在硷畔上横扫时，那声音是“哨儿——哨儿”往出吹，好像二胡松了弦、竹笛破了腔。如果门外边有电线杆或白杨树，那风声就越发古怪了：一会儿像雪夜荒村弹棉花，一会儿像山寺禅房奏古筝，一会儿像女角暗夜吟京戏，一会儿又像碗碴瓦片擦锅帮。听得人哭笑皆不敢，胆战又心惊。

风终于小了，人们侧着身子出门，看到却是一种完全陌生的景象。太阳像戴上茶色墨镜，万物都在这茶色中发晕。远山显重影，近山镶金边；脊窝里满是柴草，石盖上积了沙尘；大树只剩下骨架，小树只留了游魂；磨道里堆着沙蓬，窑檐上悬着头巾；麦秸堆揭了顶，碌碡上缠芦根；小河里飘着锅盖，石崖上挂着粪筐；老公鸡提爪巍巍立，碎猪娃竖耳静静听；老黄狗低头探路径，小



毛驴搐尾向前行……偶遇几个农人，满头满脸都是土，浑身上下一抹灰，只有眼睛嘴在动，显出三道肉色红。不但男女分不清，老少分不清，生人和熟人也分不清。

等到风停了、尘散了，大地才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向阳处的墙崖根、草丛间，一些青草嫩芽从尘土中顶出了地皮，河岸上的柳枝上也有了一丝青色，桃杏树的枝条上正鼓起一些毛茸茸的花蕾。